

西厢记 资料汇编

下册



伏洛修 伏蒙蒙 辑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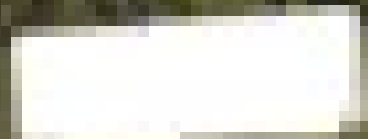
黄山书社

西廂記

卷之四

第四回

第四回



西廂記資料汇编

下册

伏涤修 伏蒙蒙 辑校

黄山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厢记资料汇编/伏涤修、伏蒙蒙辑校 —合肥 黄山书社,2012 12
ISBN 978-7-5461-3368-3

I.①西… II.①伏… III ①《西厢记》—研究资料 IV.①I207.3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19447 号

西厢记资料汇编 XIXIANGJI ZILIAO HUIBIAN

伏涤修 伏蒙蒙 辑校

出版人:任耕耘
责任印制:李 磊

策划编辑:汤吟菲

责任编辑:江 汇 朱莉莉
装帧设计:未 氓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(<http://www.apgmart.com>)

黄山书社(<http://www.hsbook.cn/index.asp>)
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:230071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营销部电话:0551-63533762

印 制: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电 话:0551-63983516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印张:27 125

字数:650 千字

版次: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
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978-7-5461-3368-3

定价:9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六编 《西厢记》散见评论资料

中原音韵（节录）

[元] 周德清

乐府之盛，之备，之难，莫如今时。其盛，则自播绅及闾阎歌咏者众。其备，则自关、郑、白、马一新制作，韵共守自然之音，字能通天下之语，字畅语俊，韵促音调；观其所述，曰忠，曰孝，有补于世。其难，则有六字三韵，“忽听、一声、猛惊”是也。（《中原音韵序》）

六字三韵语：前辈《周公摄政》传奇【太平令】云：“口来、豁开、两腮”，《西厢记》【麻郎么】云：“忽听、一声、猛惊”、“本宫、始终、不同”，韵脚俱用平声，若杂一上声，便属第二着，皆于务头上使。（“正语作词起例·作词十法”）

南村辍耕录（节录）

[元] 陶宗仪

余向在武林日，于一友人处，见陈居中所画唐崔丽人图。其上有题云：“并燕莺为字，联徽氏姓崔。非烟宜采画，秀玉胜江梅。薄命千年恨，芳心一寸灰。西厢旧红树，曾与月徘徊。余丁卯春三月，衔命陕右，道出于蒲东普救之僧舍，所谓西厢者，有唐人崔氏女遗照在焉。因命画师陈居中绘模真像，意非登徒子之

用心，迨将勉情钟始终之戒。仍拾四十言，使好事者知百劳之歌以记云。泰和丁卯林钟吉日，十洲种玉大志宜之题。”延佑庚申春二月，余传命至东平，顾市鬻双鹰图，观久之，弗见主人而归。夜宿府治西轩，梦一丽人，绡裳玉质，逡巡而前曰：“君玩双鹰图，虽佳，非君几席间物，妾流落久矣，有双鹰名冠古今，愿托君为重。”觉而怪之，未卜其何祥。迟明，欲行，忽主人携鹰图来，且四轴，余意丽人双鹰，符此数耳。继出一小轴，乃梦所见，有诗四十字，跋语九十八，识曰：“泰和丁卯，出蒲东普救僧舍，绘唐崔氏莺莺真，十洲种玉大志宜之题。”画、诗、书，皆绝品也。余惊詫良久。时有司群官吏环视，因缩不目，托以跋语佳胜赎之。吁，物理相感，果何如耶？岂法书名画自有灵邪？抑名不朽者随神耶？遇合有定数耶？余尝谓《关雎》、《硕人》，姿德兼备，君子之配也；琴心雪句，才艳联芳，文士之偶也。自诗书道废，丈夫弗学，况女流乎。故近世非无秀色，往往脂粉腥秽，鸦凤莫辨，求其仿佛《待月章》之万一，绝代无闻焉，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。因归于我，义弗辞已。宜之者，盖前金赵愚轩之字，曾为巩西簿。遗山谓泰和有诗名，五言平淡，它人未易造。信然。泰和丁卯，迨今百十四年云。其月二日，壁水见士思容题。

右共五百九字，虽不知壁水见士为何如人，然二君之风韵可想见矣。因俾嘉禾绘工盛懋临写一轴，适舅氏赵公待制邕见而爱之，就为录文于上。按唐元微之《传奇》莺莺事，以为张生寓蒲之普救寺，适有崔氏孀妇，亦止兹寺。崔氏妇，郑氏也。生出于郑，视郑则异派之从母。因丁文雅军扰掠蒲人，郑惶骇不知所措，生与将之党善，请吏护之，不及于难。郑厚生德，谓曰：“姨之弱子幼女，当以仁兄之礼奉承。”命莺莺出拜，颜色艳异，光辉动人。生问其年记，郑曰：“十七岁矣。”生自是倦之，私礼

莺莺之待婢红娘，间道其衷。既而诗章往复，遂酬所愿。中间离合多故，然不能谐伉俪。说者以为生即张子野。宋王性之著《传奇辨正》：按微之作《姨母郑氏墓铭》云：“其既丧夫，遭军乱，微之为保护其家。”又作《陆氏志》云：“余外祖睦州刺史郑济。”白乐天作《微之母郑氏志》，亦言郑济女。而唐《崔氏谱》：“永宁尉鹏，娶郑济女。”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，于微之为中表。《传奇》言“生年二十二”，乐天作《微之墓志》，以大和五年薨，年五十三，即当以大历十四年己未生，至贞元庚辰，正二十二岁。凡此数端，决为微之无疑，特托它姓以避就耳。事具《侯鯖录》中。（卷十七“崔丽人”条）

稗官废而传奇作，传奇作而戏曲继。金季国初，乐府犹宋词之流，传奇犹宋戏曲之变，世传谓之杂剧。金章宗时，董解元所编《西厢记》，世代未远，尚罕有人能解之者，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？因取诸曲名，分调类编，以备后来好事稽古者之一览云。（卷二十七“杂剧曲名”条）

死生交范张鸡黍（节录）

〔元〕官大用

【那咤令】国子监里助教的尚书，是他故人。秘书监里著作的参政，是他丈人。翰林院应举的，是左丞相的舍人。〔带云〕且莫说甚么好文章。〔唱〕则《春秋》不知怎的发。〔王仲略云〕春秋这是庄家种田之事？春种夏锄，秋收冬藏，咱秀才每管他做甚么。〔正末云〕不是这等说，是读书的《春秋》。〔王仲略云〕小生不曾读《春秋》，敢是《西厢记》？〔正末唱〕《周礼》不知如何论？〔王仲略云〕这的是所行衙门事，自下而上的勾当。县里不理州里去理，州里不理府上去理。俺秀才每管他怎么。〔正末云〕不是这等说，是周公制作之书。〔王仲略云〕小生也不曾读这

本书，不省得。〔正末唱〕制诏诰是怎的行文？（第一折）

太和正音谱（节录）

〔明〕朱权

王实甫之词，如花间美人。铺叙委婉，深得骚人之趣。极有佳句，若玉环之出浴华清，绿珠之采莲洛浦。（“古今群英乐府格势”条）

王实甫：《西厢记》（“群英所编杂剧”条）

诚斋乐府（节录）

〔明〕朱有燾

唐末宋初以来，歌曲则全以词体为主，今世则呼为南曲者是也。自金、元以胡俗行乎中国，乃有女真体之作，又有董介元、关汉卿辈知音之士，体南曲而更以北腔，然后歌曲出自北方，中原盛行之，今呼为北曲者是也。因此分而为二：南人歌南曲，北人唱北曲。若其吟咏情性，宣畅湮郁，和乐宾友，与古之诗又何异焉。或曰：“古诗为正音，今曲乃郑卫之声，何可同日而语耶？”予曰：“不然。郑卫之声，乃其立意不正，声句淫泆，非其体格音响，比之雅、颂有不同也。”今时但见词曲中有《西厢记》、《黑旋风》等戏谑之编为褻狎，遂一概以郑卫之声目之，岂不冤哉！（卷一【正北宫·白鹤子】《咏秋景有引》）

论文章在舞台，赴考试在花街，束修钱统馒头使将来。把《西厢记》注解，演乐厅捏下个酸丁怪，教学堂赊下些勤儿债。看书帙苦下个女裙衩，是一个风流秀才。（卷一【醉乡词】《风流秀才》）

继母大贤传奇序（节录）

〔明〕朱有燬

予观近代文人才士，若乔梦符、马致远、宫大用、玉实甫之辈，皆其天才俊逸，文学富赡，故作传奇清新可喜，又其关目详细，用韵稳当，音律和畅，对偶整齐，韵少重复，为识者珍。国朝唯谷子敬所作传奇，尤为精妙，诚可望而不可及者也。故为传奇，当若此数人，始可与之言乐府矣。

（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，《古本戏曲丛刊》第四集）

钟情丽集（节录）

〔明〕玉峰主人编

一夕，天色阴晦，生与瑜待月久之，乃同归室，席地而坐，尽出其所藏《西厢》、《娇红》等书，共枕而玩。瑜娘曰：“《西厢》如何？”生曰：“《西厢记》，不如何人所作也。记始于唐元微之，尝作《莺莺传》并《会仙诗》三十韵，清新精绝，最为当时文人所称羨。《西厢记》之权舆，其本如此也欤？然莺莺之所作寄张生：‘自从别后减容光，万转千愁懒下床。不为旁人羞不起，为郎憔悴却羞郎。’如诗最妙，可以伯仲义山、牧之，而此记不载，又不知其何故也。且句语多北方之音，南方之人知其意味者罕焉。”（卷上）

龙会兰池录（节录）

[明] 佚名

男人莫看《西厢》，女人莫看《东墙》，固以元稹之薄，秀英之陋，然始终苟合，亦非实事。

水东日记（节录）

[明] 叶盛

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，南人喜谈如汉小王（光武）、蔡伯喈（邕）、杨六使（文广），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。农工商贩，抄写绘画，家畜而人有之；痴騃女妇，尤所酷好，好事者因目为《女通鉴》，有以也。甚者晋王休徵、宋吕文穆、王龟龄诸名贤，至百态诬饰，作为戏剧，以为佐酒乐客之具。有官者不以为禁，士大夫不以为非；或者以为警世之为，而忍为推波助澜者，亦有之矣。意者其亦出于轻薄子一时好恶之为，如《西厢记》、《碧云騞》之类，流传之久，遂以泛滥而莫之掇挾。尝考之吕文穆公微时渴睡汉饘瓜亭寒炉拨灰事，颇见传记，今从而饰之曰：他日相府退衙，片雪沾衣，欲斩执役人，其妻因反拨灰诗讽之，云云。又尝有《鸱吻诗》讽之曰：“兽头元是一团泥，做尽辛勤谁不知！如今抬在青云里，忘却当初窑内时。”噫！岂其然乎？（卷二十一“小说戏文”条）

奢斋琐缀录（节录）

[明] 尹直

刘主静先生一日过吏部前，见鬻书者陈设群籍，中有《崔氏春秋》。意谓^①常见《吕氏春秋》，不知崔氏亦有《春秋》。到家，即以数文钱急令隶人往易以来。展观，乃是《西厢记》，因笑而斥之。士林传以为笑，曰：“刘先生真一酸儒。”子以自叹：“吾酸亦然。”盖平生不喜此，故未尝见。然丘仲深乃能撰《五伦全备》，则其学识^②博涉，非予可及，于是益可知矣。（卷五）

百川书志（节录）

[明] 高儒

《西厢记》五卷

《钱塘梦》一卷

《诗论》一卷

《蒲东崔张珠玉诗》一卷

《海翁诗集》一卷

《风月始终诗》一卷

元王实甫著，余皆近世名人所作。（卷六·史·外史）

① 原文为“请”，应为“谓”之误。

② 原文为“织”，应为“识”之误。

南濠诗话（节录）

[明] 都穆

近时北词以《西厢记》为首，俗传作于关汉卿。或以为汉卿不竟其词，王实甫足之。予阅《点鬼簿》，乃王实甫作，非汉卿也。实甫元大都人，所编传奇，有《芙蓉亭》、《双蕖怨》等，与《西厢记》，凡十种，然惟《西厢》盛行于时。

升庵集（节录）

[明] 杨慎

余友蒋北潭芝善戏语而有妙理，尝论近日讲学之异，曰：“宋儒格物致知之说，久厌听闻。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说一出，新人耳目，如时鱼鲜笋，肥美爽口。盘馔陈前，味如嚼冰，若久而厌饫，依旧是鹅鸭菜蔬上也。又如真旦看厌，却爱装旦；《北西厢》听厌，乃唱《南西厢》。观听既久，依旧是真旦《北西厢》出也。公勿与辨，但徐徐俟之。”（卷七十五“蒋北潭戏语”）

词谑（节录）

[明] 李开先

《西厢记》谓之《春秋》，以会合以春，别离以秋云耳。或者以为如《春秋经》笔法之严者，妄也。尹太学士直與中望见书铺标帖有《崔氏春秋》，笑曰：“吾止知《吕氏春秋》，乃崔氏亦有《春秋》乎？”亟买一册，至家读之，始知为崔氏莺莺事。……又一事亦甚可笑：一贡士过关，把关指挥止之曰：“据汝举止，不

似读书人。”因问治何经？答以《春秋》。复问《春秋》首句，答以“春王正月”。指挥骂曰：“《春秋》首句乃‘游艺中原’，尚然不知，果是诈伪要冒渡关津者。”责十下而遣之。贡士泣诉于巡抚台下，追摄指挥数之曰：“奈何轻辱贡士？”令军牢拖泛责打。指挥不肯输伏，团转求免。巡抚笑曰：“脚跟无线如蓬转。”又仰首声冤，巡抚又笑曰：“望眼连天。”知不可免，请问责数。曰：“‘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’，须痛责二十。”责已，指挥出而谢天谢地曰：“幸哉！幸哉！若是‘云路鹏程九万里’，性命合休矣！”

改定元贤传奇序（节录）

[明] 李开先

南宫刘进士濂，尝知杞县事，课士策题，问：“汉文、唐诗、宋理学、元词曲，不知以何者名吾明？”刻示其取卷，题曰《风教录》。夫汉唐诗文布满天下，宋之理学诸书亦已沛然传世，而元词鲜有见之者。见者多寻常之作、胭粉之余。如王实甫在元人，非其至者，《西厢记》在其平生所作，亦非首出者，今虽妇人女子，皆能举其辞。非人生有幸不幸耶？

（明嘉、隆间刻本《李中麓闲居集》文卷五）

四友斋丛说（节录）

[明] 何良俊

金元人呼北戏为杂剧，南戏为戏文。近代人杂剧以王实甫之《西厢记》、戏文以高则诚之《琵琶记》为绝唱，大不然。夫诗变而为词，词变而为歌曲，则歌曲乃诗之流别；今二家之辞，即譬

之李、杜，若谓李、杜之诗为不工，固不可；若以为诗必以李、杜为极致，亦岂然哉？祖宗开国，尊崇儒术，士大夫耻留心词曲，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，世人不得尽见，虽教坊有能搬演者，然古调既不谐于俗耳，南人又不知北音，听者既不喜，则习者亦渐少，而《西厢》、《琵琶记》传刻偶多，世皆快睹，故其所知者，独此二家。余家所藏杂剧本凡三百种，旧戏文虽无刻本，然每见于词家之书，乃知今元人之词，往往有出于二家之上者。盖《西厢》全带脂粉，《琵琶》专弄学问，其本色语少。盖填词须用本色语，方是作家。苟诗家独取李、杜，则沈、宋、王、孟、韦、柳、元、白，将尽废之耶？

.....

大抵情辞易工。盖人生于情，所谓“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”。观十五国《风》，大半皆发于情，可以知矣。是以作者既易工，闻者亦易动听。即《西厢记》与今所唱时曲，大率皆情词也。至如《王粲登楼》第二折，摹写羁怀壮志，语多慷慨，而气亦爽烈，至后【尧民歌】、【十二月】，托物寓意，尤为妙绝，岂作调脂弄粉语者可得窥其堂庑哉！

.....

王实甫才情富丽，真辞家之雄。但《西厢》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，终始不出一“情”字，亦何怪其意之重复，语之芜类耶！乃知金元人杂剧止是四折，未为未见。

王实甫《西厢》，其妙处亦何可掩？如第二卷【混江龙】内：“蝶粉轻沾飞絮雪，燕泥香惹落花尘。系春心情短柳丝长，隔花阴人远天涯近。香消了六朝金粉，清减了三楚精神。”如此数语，虽李供奉复生，亦其能有以加之哉！

《西厢》内，如“魂灵儿飞在半天”，“我将你做心肝儿看待”，“魂飞在九霄云外”，“少可有一万声长吁短叹，五千遍捣枕

椎床”，语意皆露，殊无蕴藉。如“太行山高仰望，东洋海深思渴”，则全不成语。此真务多之病。余谓：郑词淡而净，王词浓而芜。

.....

《西厢记》【越调】“彩笔题诗”用侵寻韵，本闭口，而“眉带远山铺翠，眼横秋水无尘”误入真文韵。如朱仲谊辞写《鸳鸯冢》【黄钟】“羞对莺花绿窗掩”，通篇俱闭口，用韵甚好。（卷三十七“词曲”条）

南词叙录（节录）

[明] 徐渭

宋元旧篇：

《莺莺西厢记》

本朝：

《崔莺莺西厢记》（李景云编）

题自书杜拾遗诗后

[明] 徐渭

余读书卧龙山之巔，每于风雨晦暝时，辄呼杜甫。嗟乎！唐以诗赋取士，如李、杜者，不得举进士。元以曲取士，而迄今啧啧于人口如王实甫者，终不得进士之举。然青莲以《清平调》三绝宠遇明皇，实甫见知于花掩而荣耀当世；彼拾遗者一见而辄阻，仅博得早朝诗几首而已，余俱悲歌慷慨，苦不胜述。为录其诗三首，见吾两人之遇，异世同轨，谁谓古今人不相及哉！

（《徐文长佚草》卷二）

曲藻（节录）

[明] 王世贞

北曲故当以《西厢》压卷。如曲中语：“雪浪拍长空，天际秋云卷，竹索揽浮桥，水上苍龙偃。”“滋洛阳千种花，润梁园万顷田。”“东风摇曳垂杨线，游丝牵惹桃花片，珠帘掩映芙蓉面。”“法鼓金铙，二月春雷响殿角；钟声佛号，半天风雨洒松梢。”“不近喧哗，嫩绿池塘睡鸭；自然幽雅，淡黄杨柳带栖鸦。”是骈俪中景语。“手掌儿里奇擎，心坎儿里温存，眼皮儿上供养。”“哭声儿似莺啭乔林，泪珠儿似露滴花梢。”“系春心情短柳丝长，隔花阴人远天涯近。”“香消了六朝金粉，瘦减了三楚精神。”“玉容寂寞梨花朵，胭脂浅淡樱桃颗。”是骈俪中情语。“他做了影儿里的情郎，我做了画儿里爱宠。”“拄着拐帮闲钻懒，缝合唇送暖偷寒。”“昨夜个热脸儿对面抢白，今日个冷句儿将人厮侵。”“半推半就，又惊又爱。”是骈俪中诨语。“落红满地胭脂冷，梦里成双觉后单。”是单语中佳语。只此数条，他传奇不能及。

……

何元朗极称郑德辉《刎梅香》、《倩女离魂》、《王粲登楼》，以为出《西厢》之上。《刎梅香》虽有佳处，而中多陈腐措大语，且套教、出没、宾白，全剽《西厢》。《王粲登楼》事实可笑，毋亦厌常喜新之病欤？

西厢记跋语

[明] 王世贞

曲者，词之变。自金、元入中国，所用胡乐嘈杂，凄紧缓急

之间，词不能按，乃更为新声以媚之。而诸君如贯酸斋、马东篱、王实父、关汉卿、张可久、乔梦符、郑德辉、宫大用辈，咸富有才情，兼善声律，以故遂擅一代之长。所谓宋词、元曲，殆不虚也。但大江以北，渐染胡语，时时采入。而沈约四声，遂阙其一。东南之士，未尽顾曲之周郎。逢掖之间，又稀辨挝之。王应稍稍复变新体，号为南曲。高拭则成，遂掩前后。大抵北主劲切雄丽，南主清峭柔远。虽本才情，务谐俚俗，譬之同一师承，而顿渐分教；俱为国臣，而文武异科。今谈曲者，往往合而举之，良可笑也。

（《暖红室汇刻传奇西厢记》附录《西厢记考据》）

焚书（节录）

[明] 李贽

杂 说

《拜月》、《西厢》，化工也；《琵琶》，画工也。夫所谓画工者，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，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？今夫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长，百卉具在，人见而爱之矣，至觅其工，了不可得，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！要知造化无工，虽有神圣，亦不能知识化工之所在，而其谁能得之？由此观之，画工虽巧，已落二义矣。文章之事，寸心千古，可悲也夫！

且吾闻之：追风逐电之足，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；声应气求之夫，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；风行水上之文，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。若夫结构之密，偶对之切；依于理道，合乎法度；首尾相应，虚实相生；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，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。杂剧院本，游戏之上乘也，《西厢》、《拜月》，何工之